

## <<女人之约>>

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女人之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4731654

10位ISBN编号：750473165X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中国物资

作者：毕淑敏

页数：260

字数：26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女人之约&gt;&gt;

## 前言

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、狂姐、原水爆或者荷兰豆，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。

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，这名字普通得如——对不起——任何一个街道妇女。

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，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的好。

（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，王蒙大悦焉！

）她的开始写作源起于父亲的建议，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。

为了写作，她在完成了医学院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“优”的成绩毕业，继而读研究生，获得了硕士学位。

（有几个作家老实地这样学过文学？

）再说，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，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……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

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、牢骚满腹、刺儿头反骨、不敬父母（而且还要审父）、不服师长、不屑学业、嘲笑文凭、突破颠覆、艰深费解、与世难谐、大话爆破、呻吟颤抖，充满了智慧的痛苦、天才的孤独、哲人的憔悴、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——怪物。

毕淑敏则不是这样。

她太正常，太良善，甚至是太听话了。

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

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、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。

## &lt;&lt;女人之约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在我们国家，常常是杀人之论火暴易红，救人之论黯然无光；大而无当之文如日中天，诚实本分之作视若草芥；凶猛抡砍之风时赢喝彩，娓娓动人之章叨陪末座。

一句话，乖戾之气冲击文坛久矣，恨比爱强健，斗比和勇敢，骂比分析痛快，绝望比清明时髦，狂妄比谦虚现代，乌眼鸡驱逐掉了百灵与夜莺，厮杀的呐喊遮盖了万籁，而与人为恶的文风正在取代与人为善的旧俗……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。

即使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她仍然保持着对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

善意与冷静，像孪生姐妹一样时刻跟随着毕淑敏的笔端。

惟其冷静才能公正，惟其公正才能好心，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，自己才有希望，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。

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，但至少无愧于、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。

她正视死亡与血污，下笔常常令人战栗，如《紫色人形》，如《预约死亡》，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，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

她宁愿忏悔自己的多疑与戒备太过，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人性（《翻浆》），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迥异其趣。

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。

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，好医生，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

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，医生的身份与心术，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，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和谐与健康的因子。

## <<女人之约>>

### 作者简介

毕淑敏，山东省文登人，1952年生于新疆伊宁，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。

1969年到西藏阿里高原服役11年。

国家一级作家。

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内科主治医师，注册心理咨询师。

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，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。

1986年开始专业写作，共发表作品400多万字

<<女人之约>>

书籍目录

藏红花 藏红花 翻浆 悠长的铃声 苹果核 精品水 走过来女人之约 女人之约 赶考的女人 妈妈福尔摩斯 硕士今天答辩 天衣无缝君子于役 捉刀 不会变形的金刚 猫头鹰行动 跳级 梦坊  
紫色人形 斜视编后记 让快乐滋养我们的心

## &lt;&lt;女人之约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藏红花 未定国界在图纸上，是空心的断续的点，和已定国界坚定明晰的黑线不同，含着模糊的历史和隐蔽的硝烟。

班长高羔子和战士田久麦，走在高原上这条虚拟的线中，积雪被军大衣的下摆扫出竹枝样的印痕。

那边是那个国家。

这边是这个国家。

田久麦入伍一年，刚从机关卫生科下到哨所，这是第一次巡逻。

他问高羔子：“你见……过吗？”

“缺氧好像一块白毛巾，把他的话堵得断断续续。

“谁？”

野牦牛？

獭兔？

人？

”高羔子问，明显地带着对田久麦的嘲笑。

高羔子身板瘦小，眼睛、鼻子和耳朵等附件，也都是小小的，很节省皮肤。

田久麦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们。”

”他本想把头扭向山峦的那一边，以姿势助说话，但厚厚的衣领和笨重的羊剪绒皮帽子使他的脖颈转动困难，只能让眼光从雪镜的一侧射出去。

高羔子不屑地说：“几次吧。

他们人也不多。

这么长的线，他走，咱也走。

就像林子里的两条蛇，不容易撞到的。

”高羔子是南方人，所以说蛇。

田久麦从来没有见过蛇，家乡的土壤燥得像香灰。

田久麦以为当上兵，就可以看到蛇这样的新鲜东西，到了这里，却连蚯蚓都看不到了。

冰天雪地里谈蛇，让人有一种滑腻的温热感。

田久麦原以为，一条蛇是很容易碰到另一条蛇的。

班长为什么这么说？

可能每一条蛇都有自己的领地，从不乱窜。

田久麦说：“见到了，会怎样？”

”高羔子说：“就像没见到一样。

”田久麦有些憧憬，说：“会挥手吗？”

”田久麦记得小时看过一个电影，边防军人在国境上遇到了，会有这种举动。

高羔子让田久麦在前边开道，田久麦瞪起的雪雾呛进了他的喉咙。

他吐着雪沫子说：“挥手？”

从来没有过。

要挥，也是左手。

右手一直扣在扳机上。

”田久麦感觉到了高羔子对自己的不客气。

但是高羔子的军龄长，这是军中辈分，爷爷对孙子说话，怎么都有理。

再说田久麦是从机关下来的，这更矮了一头。

军队是最讲究资历的。

现在最高指示都说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新来的机关兵田久麦当然应该吃点苦头了。

高羔子这样想着，就把自己的干粮袋取下来，对田久麦说：“给你。”

”田久麦以为班长怕自己的干粮不够吃，感激地说：“我……有。

你留着……”高羔子说：“美的你！”

## &lt;&lt;女人之约&gt;&gt;

背着。

” 田久麦明白了，这是班长要考验自己，就乖乖地把高羔子的干粮袋背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干粮袋一上肩，田久麦就想到了老娘说过的一句话——布不加丝，面不加枣。

那时他小，趴着炕沿问老娘，干吗面不加枣呢？

加上枣多好吃啊。

老娘说，面一加了枣，面就发大了，锅里就蒸不下了。

一幅布，加上一根丝，看着没多少，布可就宽多了。

这和田久麦此刻有什么关系呢？

田久麦不知道。

田久麦知道的是，干粮袋把肩膀压下去了二指深。

隔着绒衣、棉衣和皮大衣，田久麦清楚地感受到了每一颗米粒的棱角。

田久麦很生自己的气。

班长让自己背着他的干粮袋，这是班长信任自己。

要是不信任自己，你想背还不让你背呢。

要知道，干粮是军人的生命线啊。

田久麦这样对自己说完，他的头脑就通了，但是他的肩膀不通。

田久麦便不再理会自己的肩膀，故意看周围的风景。

巡逻路线沿着山谷行进。

山谷里壅满了雪，山顶上的雪忍受不了那里的孤寂，自愿地钻进风的行囊，迁徙到了谷底。

太阳在半天空，迸射出的每一根光线都蓬松粗壮，绞结成巨大的白色链条，由于雪原的渗入和折射，凝成了炫目的光墙，遮天蔽日地矗立在天地之间。

如果你胆敢直视高原正午的阳光，它就毫不留情地把你的双目变成紫蓝色的洞穴。

拐过山口，积雪已经没腰，两个行走的边防哨兵，像两只笨拙的牦牛，把倾斜的雪原犁出深壕。

田久麦走在前，高羔子轻松地跟在田久麦身后，如同在一条小胡同里散步。

高羔子很愉快，愉快的结果就是他觉得热了。

在高原上感觉到热，是一种很罕见的幸福。

为了充分享受这种幸福，高羔子对田久麦说：“停下。

” 田久麦没有听见，还在往前走。

因为吃力，他把所有的血液和氧气都逼到自己的双腿和肩膀上了，这样他的耳朵就因为没有氧气的支持变聋。

当高羔子第三次不耐烦地大叫时，田久麦才停了下来。

他不是听见了高羔子的命令，而是感觉到了。

高羔子的喊叫震动了高原稀薄的空气，空气把震动传达给了田久麦，田久麦就困难地回过回头来。

高羔子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，卷成一个婴儿的模样，对田久麦说：“拿着！”

” 田久麦这一次很快明白了班长的不怀好意，他默默地接过了高羔子的大衣。

现在，他有两件大衣，这在严寒的午夜当然是绝好的事情了，可现在是高原的正午。

一种短暂而强烈的炎热炙烤着雪原，让人有不可思议的燃烧之感。

田久麦默不做声地把身上的武器和干粮袋、红十字箱等物品堆积在地上，然后也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。

他也变得和高羔子一样的轻捷利落了。

高羔子有些惊奇，这个新兵，难道敢不服安排吗？

田久麦把高羔子的大衣内外倒转，将挂着一缕缕污浊羊毛串的里子翻在外面。

大衣比田久麦的身躯要小很多，但毕竟是大衣，翻转过来之后就有余地，田久麦接着把自己塞了进去，可惜袖子很短，只到田久麦胳膊肘下方。

田久麦接着把自己的装备一件件披挂起来。

想象中，一个人穿着两件皮大衣是很狼狈的事情，但田久麦把它们搭配得很好，羊毛相搓，并没有占据更多的体积。

## &lt;&lt;女人之约&gt;&gt;

臃肿的田久麦步履蹒跚，好像一块有犄角的军绿色岩石。

高羔子在田久麦身后跳跃前行，如同灵敏的猴子。

高羔子大声问：“听说机关来了野战医院的医疗队？”

“嗯啊。”

“田久麦短促地回答。”

“听说有女的？”

“高羔子更大声音问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田久麦更短促地回答。”

高羔子不满足，这样重要的问题，怎么能如此草率地就回答完了？

可他不能批评田久麦，他找不到理由。

如果田久麦一不高兴，拒绝回答他以后的问题，他就亏大了。

从机关下来的人，在一段时间内会很受欢迎，新鲜的消息是他们的财产。

“几个？”

“高羔子问。”

田久麦知道高羔子问的是什麼，可他故意说：“10个。”

“高羔子惊得一下冲开了雪障，从田久麦身后跳到了田久麦身前，兴奋地说：“那么多？”

“田久麦说：“是啊。”

队长副队长主任副主任……”高羔子狐疑地说：“都是女的？”

“田久麦一脸无辜地说：“不是啊。”

只有护士是女的。

“高羔子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。”

你耍我。

“田久麦知道自己惹了祸，赶快说：“我没。”

3个女的。

“高羔子憋住气，他要把这个新兵知道的东西都诈出来之后，再慢慢地收拾他。”

高羔子假装不在意地说：“你小子，总跟她们说话吧？”

“田久麦很谨慎地回答：“没。”

轮不上我。

“高羔子仿佛随口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一次，田久麦是真的吃不准班长问的是什麼了。”

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什麼呢？”

“高羔子说：“长得？”

“田久麦很快回答道：“差不多。”

“高羔子不满足地说：“怎么能差不多？”

这山和那山都不一样，更何况人？”

“田久麦调整了一下背上的干粮袋和红十字箱的位置，绕过一道雪棱，说：“她们都长得差不多。”

。

“高羔子叹了口气。”

看来这个娃子真是不通人事，再问也问不出什麼来了。

太阳在两道雪峰之间疾速移动着光芒，高原上的正午非常短暂，有一些薄冰融化了，挂在山腰，形成轻云。

也许是由于缺氧，田久麦的大脑一下子短路，微蓝色的雪雾……田久麦想到了小柔。

小柔住在落梳庄。

传说王母娘娘正梳头呢，梳子的齿突然断了，王母娘娘生气了，把梳子丢到大地上。

梳子是黄杨木的。

落地之后，杨也没了，木也没了，只剩下黄。



## &lt;&lt;女人之约&gt;&gt;

黄的土梁，一道道的，朝天龇着，那是断了齿的梳子。

断梳子的缝隙里，埋藏着低矮的窑洞，这就是小柔的家了。

小柔是个乖女子，身条也像梳齿似的，细弱而笔直。

小柔和田久麦同在远处的大村上学，要在梳脊上走很远的山路。

小柔和田久麦就这样走着，从小孩子走成了小伙子大姑娘。

田久麦虽然肚里有了点墨水，可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

田久麦的爹早就死了，姐姐是傻子，还有一个病老娘，谁嫁了田久麦，谁就落到沸水锅里了。

虽说两人有感情，小柔也嫁不了他。

小柔家死不同意，指望独生女嫁给一个城里人，他们的老年，才有靠头。

小柔拗不过她家。

恰在这时，征兵的来了。

高原部队专门选了这里，看中的是这里的苦寒。

说从这儿征的兵到了高原适应快，不会叫苦叫累。

乡下人不知道高原是怎么回事，认定天下最苦的地方就是落梳庄了。

只要能从落梳庄走出去，走到哪里都比落梳庄好。

小伙子踊跃报名，体检过后，脸就都垮下来。

山里人营养不良，骨头是弯的，脚板是平的，口里吹的气太弱，腔子里的心跳得太快……反正啊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毛病。

只有田久麦，这个从小连糖球都没吃过的苦孩子，居然各项检查都合格。

这一下子惊动了山村，有适龄女子的人家，都到田久麦家走动。

田久麦的疯老娘此刻也不疯了，喜滋滋地吃着各家送来的吃食。

……

## <<女人之约>>

### 编辑推荐

鼎力推荐《女心理师》作者的又一力作。  
善意和冷静，像孪生姐妹一样时刻跟着毕淑敏的笔端……它减轻你的痛苦，它开阔你的心胸。  
她竭力教给你活得好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善良一点，健康一点，光明一点。

<<女人之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